



### 乡情

儿时,每逢春耕之前,山野间就会活跃着一群寻找自家耕牛,老少相伴的寻牛人。爷爷也是寻牛的好手,而我们几个堂兄弟,则是爷爷忠实的追随者。

以往农村的耕牛,犁完田地之后,农人会将耕牛放归山野,任由它们自在游荡,待到来年春耕前才会把它们寻回。圈养的大黄牛,农人忙于其他农事,无暇为它们准备草料供给,它们会因久未干活而变得慵懒,不利于来年的耕种。所以,耕牛大多数时间都是流浪在外。但是关于它们的行迹,却又能被各家主人了如指掌,这一度让年幼的我不解,后来才慢慢明白:在交通不便的年代,徒步是走访远亲的不二选择,很多村人在往返探亲归来后,都会告知这户人家的牛儿已经和别家的成群结队,那户人家的黄牛在何处密林里落单了。关于耕牛的消息,就像一张密织的蛛网,牢固地粘连着农人的挂牵。

最有趣的事,莫过于跟

### 山野寻牛记

□杨跃强

随爷爷去寻找耕牛了。早春时节,我们要去寻回自家的耕牛,为开犁做准备。爷爷知道我们喜欢跟着他一起外出,每次都选在周末出行。早春的家乡,是多云雾的,我和堂兄弟各执一根竹杖,在雾气迷蒙中,跟在爷爷后头出发了。爷爷的惯常装扮:颈挂一顶斗笠,腰挎一柄柴刀,脚蹬一双解放鞋。我们跟随爷爷寻牛,纯属图那外出游玩的新鲜劲儿,可是爷爷却是带着要把自家耕牛寻回的认真劲儿。

爷爷在我们第一次跟随时就说:“要找回我们家的牛,可要多留心路上的各种事物。”我们点头称是,其实是小和尚念经——有口无心。一路上,我们几个毛小子就顾着拿竹杖对打,有时这边打一杆野茶树,有时那一头扫一下碎石子,遇上河滩,就在水面划一道波纹,竟能泛出如孔雀翎的羽线来。一路上嬉笑逗闹,竟忘了山高路远、坡陡弯急。爷爷呢,他有时踱步在溪边的泥地里,用手比画着一个一个牛蹄印子的大小、深浅,有时细细嗅着道旁几簇干湿不一的牛粪的味道,看到最多的就是他和路遇的相熟的村人,或

是方才初识的陌生人谈笑风生的场景。他们谈论的,不过是今年又要播种多少亩田地,要施多少袋化肥,还有关于自己耕牛的体态特征、毛色腿力等信息的交流。互相探问之后,两路人又各自启程,寻找自家牛儿去了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,每次分岔路口,爷爷总会笃定地选择一条路前行,好像他早就知道自家耕牛的方向,而最终我们也都能准确地找回耕牛。

我们对爷爷的寻牛技艺疑惑不解,争着询问其中的秘密,爷爷耐心地道破了其中的奥妙:原来在出行前,爷爷就已经综合村人传来的各种讯息,大致确定了自家耕牛的方向。在寻找途中发现的众多牛蹄印子,他根据对自家耕牛的了解,比对着耕牛是否离群独走抑或成群相伴。分岔路口,他就依据草灌丛摧折的走向,还有遗留在道旁的簇簇牛粪,确定哪个路口是耕牛的去向。这样循迹而去,最后都能准确地找到耕牛。我们恍然大悟,原来还有这么大的学问。

久远的时光,那时山野蹦跳着的,是嬉笑逗闹、渴饮山泉、饿食野



(CRP 图)

果的孩童,是留心草木、细嗅辨别、按捺深浅的农人。山高路远,行人留下了欢声笑语在溪涧蜿蜒;寻觅有向,归家的耕牛摆动牛尾,和向晚的红霞挥别。他们仿佛看见了风吹稻浪,泛起阵阵金色的涟漪……



你若不想做,总会找借口;你若想做,总会找到方法。

### 回首



### 祖母的中元节

□李爱华



(CRP 图)

“万树凉生霜气清,中元月上九衢明。小儿竟把清荷叶,万点银花散火城。”清代诗人庞垲在《长安杂兴效竹枝体》一诗中,生动地描绘了古时清凉的中元夜场景,读来让人身临其境,思绪万千。已去世多年的祖母,就这样沿着诗行从岁月深处又一次向我走来……

中元节的前几天,祖母就忙开了。她准备着各种祭品和纸钱,那些冥纸还要用铜钱在上面按印一下,说只有这样才能在阴间正常流通使用,否则阎王会说假的。

当时读小学的我,已经知道什么是“迷信”,于是我心里暗自嘲笑祖母的行为,有心想去阻拦一下,但看到她一脸虔诚的样子,话到嘴边又咽下了。

我知道,那一刻祖母又在想念她的恩人了。自我记事起,祖母总会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她与恩人的故事。

故事发生在祖母七岁那年的中元节,中元节在我们老家又称七月半。祖母说,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个七月半,村里非常热闹。街上有唱戏的,庙里有祭祀活动,河里还有放灯的。

距离祖母家十几里的街市平日冷冷清清,中元节那晚却成了夜市。幼小的祖母跟随着家人兴奋地到处奔跑,在一个戏台子前面,一场翻跟头的武戏,让祖母停下了脚步,陶醉其中。等这场戏看完了,她这才发现找不到家人。

那时夜已深,恐惧、无助、寒冷一起袭向祖母。冷风中,祖母只得哇哇大哭。不知哭了多久,过来一位中年大叔,在弄清情况后,立即拉起了她的小手。

在没有什么交通工具的年代,中年大叔拉着她沿着弯曲的山路,一直把她送回家。祖母说,等她父母千恩万谢进屋拿出礼品想感谢恩人时,那位中年大叔已经走远了,此时东方已泛白……

多年以后,长大后的祖母试图找到恩人,但都无果。一晃,七十年过去了,想必恩人早已不在人世了吧。祖母想着,虽然有些遗憾,但她一生向善,他若知道,一定会很欣慰的。

这算不算另一种方式的感恩呢?那是当然。祖母一生乐善好施,助人无数,我想这就是善的传递。

时光如梭,岁月荏苒,祖母去世十九年了。如今又逢中元节,已步入中年的我对着故乡的方向,默默地祈祷逝去的先人在天堂一切安好。然后对祖母,也对祖母的恩人默念:你们放心吧,善的火炬,我,还有子孙们会继续把它传承下去。

### 食事



### 荒野中的牙祭

□徐玉向

荒野中的一把火,照亮了所有乡下孩子的眼睛。

且不说山边开荒地里的芋头个大汁多,也不提田边地头的花生一拔一大窝,单是那大片大片的黄豆地已让我们费尽琢磨。

当黄豆秧子由绿变黄时已被我们盯在眼里,可那时绝不会下手。在黄豆完全成熟时,大人都忙着抢收,我们这些孩子帮不上大忙,就提着篾篮下一块刚割完的豆子地装模作样地拾豆子。

常常在篾篮的底刚被黄豆秧铺满时,我们便凑在一处稍平整的地头开始烧豆子了。柴火是不须找的,茅草和脱落的焦黄的豆子叶要多少有多少,从各自篮子中抽几根缀满豆荚的黄豆秧轻轻铺在柴火上,划着火,再轻轻吹上几口气,慢吞吞的火苗煎熬着我们急切的心情,袅袅盘起的青烟飘荡在围坐成一圈的孩子们的顶上。那时吃烧豆子有一个铁定规矩:不允许爬锅台!谁要是爬了锅台不但豆子吃不上,脸上还要被抹上黑灰。

火越烧越旺,烟越来越少,我们的耳边不时听到豆子蹦出豆荚的脆响。火光越来越暗,香味越来越浓,我们脸上的笑意也越来越多。把烧火用的荆条轻轻拨开灰烬,火光终于消散,一堆黑灰里隐着烧得焦黄的豆子。我们不约而同地伸手,向眼前的这堆黑灰里频繁地伸手。黑灰里的烫烫在手指,嘴里豆子的烫烫在舌尖,手指是黑的,嘴唇是黑的。没有一个人因为烫而停手,越烫越捡,边捡边吃,且吃且笑。烧豆子须等很久,吃豆子几分钟就解决了。有没尽兴的提议再来一锅。

清晨的黄豆地,在地头窄窄的小路上行走,裤脚总会带起一片露珠,也常常惊起一些倚着草茎打盹的蚂蚱。它们扑腾着翅膀四处乱撞,有些冲着裤腿,有些冲向荆条丛,有些跳到邻近的草叶上,更多的是遁入密实的黄豆地中。

在乡野的食谱里,野兔、野

鸡的味道最好,但可遇不可求。好在,蚂蚱数量多,体型在昆虫里算较大的,尤其是那双双一跳能纵出两三米的大刀腿,裹着鼓鼓的肉。

常见逮蚂蚱的方式就是脱了汗衫迎头罩过去。被汗衫压住,它仍不住蠕动着,却被一只小手捏了捏在狗尾巴草上,或是装到罐头瓶里。也有用草帽和网兜逮的,更多时候,几个小孩走着走着遇到一两只跳出的肥蚂蚱,齐齐一声喝,赤手空拳折腾起来。待我们蹑手蹑脚靠近,冷不防它一个弹跳向边上纵去。待手指刚沾到它翅尖,它扑棱两下,竟生生扭了个方向遁去。有时,为了追一只蚂蚱,要跑上十几步,从小路上横蹿到黄豆地或花生地中。这时,多半已不关牙缝里那点肉的事了,而是在争一口气,在发小面前争一个脸面了。

田埂上生一堆火,将拍晕的蚂蚱往里倒。望着被火吞噬的美食,我们直勾勾地看着干坐了一小会儿,接着便讨论起蚂蚱的吃法来。一个说,烤蚂蚱比烧蚂蚱能获得更多的肉,起码不会被烧糊,两条大腿得以保存。另一个不等他说完,直接抢着说,油炸蚂蚱才过瘾。他边说边蠕动腮帮,好似在回味。大家赶紧问他怎么做?他说把蚂蚱掐了翅膀洗一下,加盐腌一会儿,再放到锅里用油炸。“炸得咯吱响,离多远都能闻到……”

我们注意力竟然都被他的话语吸引,一阵焦味却冲入各自鼻孔。扒开灰,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暗红油亮的蚂蚱肉身。尽管有的只剩下小截,依然被捡在手上,急急吹上两下就塞进口中。

### 情满上学路

□梁倩

我的父亲是典型的庄稼人,平时不善言辞,却用行动给予我无私的爱。

小时候家里很穷。从我记事起,父亲就只会埋头种地,几乎每天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捣腾。有一天,隔壁家的孩子拿了一块菠萝在我面前显摆。那年代,能吃上菠萝的家庭实属不多,那也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菠萝。晚上回到家,我就和父亲说:“爸,我也想吃菠萝。”

父亲没有说话,只是闷头吃饭。我知道,这菠萝我肯定是吃不上了。就在我已经把菠萝这件事忘得差不多的时候,我们家里出现了一个菠萝,那是父亲买的。那天我刚放学,父亲就高兴地拉着我去观赏饭桌上的菠萝,我很开心。他小心翼翼地切开菠萝,挑了一块送到我的嘴里。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菠萝的滋味儿,酸酸甜甜的很好吃。

那一天我高兴地在院子里转圈。

读大学的时候,每年暑假开学,父亲都会送我上火车。我们家在农村,从我家出发到市里的火车站,很不方便。父亲要先骑着电动车,把我送到隔壁村口的国道旁去坐大客车,然后坐上大客车到市里的汽车站,最后乘公交车去火车站。一路折腾下来得用上半天的时间。就这样整个大学时期都是父亲接送我去火车站。

有一年寒假结束,父亲照常送我去火车站,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火车站。父亲说:“你在进站口处等着我,我去给你买点东西。”说完就转身离开了。父亲走得不快,微驼的后背一点点消失在人群中,那是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父亲老了,我的眼睛随着父亲逐渐消失的背影,慢慢模糊了。不一会儿,父亲拎了一包东西,急匆匆地走了过来:“给你买了很多你爱吃的,拿

着进去吧,把身份证拿好一会儿要过安检。”父亲一边嘱咐一边把吃的东西往我书包里塞。我着急赶火车就匆匆地进站了。坐上火车后,我才打开父亲买的那一大包零食,都是我爱吃的,但每一个零食袋上的价格都比平时买的要贵上两倍……

毕业之后,有那么一段时间很是迷茫,在家里待得有点焦虑。父亲看出了我的着急,于是带着我去他的一亩三分地转了一圈。父亲的田地种得很好,庄稼一垄一垄,整整齐齐地排列着,没有一棵杂草。父亲自嘲说:“我这一辈子就只会种地,没有人能比我把种地研究得更明白了。”父亲说着话就顺势坐在了地上:“其实种地和你们工作一样,干一行精一行,认准了的目标就一点点去研究它,攻克它,熟能生巧……”那天,父亲说了很多很多,在我的印象里这是父亲对说得最多的一次话。那一天我们聊

了很久,聊到太阳落到西山下,聊到树上的鸟儿都回了家……

再后来,父亲送我出嫁。那天的天气很好,阳光驱散了近一个月的阴雨,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,除了父亲。婚礼上,父亲牵着我的手把我交给我的先生,那一刻,他哭了,眼泪直流,无声地抽噎着。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父亲哭。我默默地抱住了他……

之后有一年回家,和妈妈闲聊起小时候第一次吃菠萝的事情。妈妈说:“你当时要吃菠萝,你爸在工地扛了两天大包……”我的心揪着疼了一下。

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,我都不愿再去吃一口菠萝。

### 天伦



### 鸭蛋

中午煮了俩鸭蛋,我故弄玄虚地拿起一个放在鼻子上闻了闻说:“这个是母鸭下的蛋。”老婆一脸疑惑地问:“你怎么知道?”“因为公鸭不下蛋!”

### 户口本

老公:你看,户口本第一页是我,你得听我的。老婆:第一页都是前言,正文都是从第二页开始的。

### 汽车

公交车上,儿子问妈妈:“妈妈,汽车都是烧油的吗?”爸爸说:“不是,宝贝,有的汽车是烧气的。”儿子指着旁边的面包车问:“那面包车呢,烧面包的吗?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